

續傳燈錄卷第六

終

合六

大鑑下第十一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投子義青禪師 興陽清剏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合六

乙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門靈運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 已上九人有語見錄

四祖海禪師 資福乘禪師

覺城道齊禪師 羅浮遠禪師

洞山存禪師 雲門寶印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太平慧空禪師

福嚴賢禪師

方廣隆禪師

四祖處仁禪師

白馬歸春禪師

雪竇顯禪師法嗣八十四人

天衣義懷禪師

承天傳宗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君山顯昇禪師

脩撰曾會居士

長蘆智福禪師

安州延福禪師

承天宗禪師

崇勝智聰禪師

大陽折禪師

晦叔王曙居士 已上六人不錄

稱心省侔禪師

南明日慎禪師

寶相蘊觀禪師

洞庭慧金典座

報本有蘭禪師

洞山慧圓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香積攷禪師
天衣在和禪師
鳳樓仲卿禪師
龍興智傳禪師
乾明知應禪師
安國琮禪師
稱心清演禪師
湯院守恩禪師
東禪賢禪師
化城德遷禪師
因勝惟政禪師
白雲德宣禪師

寶慶子環禪師
稱心守明禪師
靈巖德初禪師
乾明則禪師
雲峯元益首座
永安元楚禪師
證聖守環禪師
廣教景先禪師
上山德隆禪師
廣慧用舒禪師
資福肇禪師
興元道滿禪師

已上二十
二人見錄

承天洞源禪師
薦福知一禪師
萬壽慧照禪師
妙果自政禪師
德山應禪師
南嶽文政禪師
羅山蒙禪師
真如雅禪師
藥山恭禪師
報恩政禪師
寶相歡禪師
橫金顯禪師

合六

鹿苑顯冲禪師
嶽林宗善禪師
海會擇芝禪師
疎山淳禪師
君山筠禪師
啓霞志宣禪師
地藏賞禪師
鳳臺崇禪師
西禪罕禪師
玉池希白禪師
雲門毅禪師
雲巖元度禪師

二

萬壽德禪師
白雲重郤禪師
大覺利真禪師
天聖冲華禪師
翠峯普禪師
妙果垂則禪師
護國德基禪師
建福可樂禪師
雪竇省宗禪師
殘霞崇梵禪師
報恩道能禪師
白衣智華禪師

護國宜謙禪師
淨土義親禪師
護國惟德禪師
薦福可禪師
天童利章禪師
龍華覺見禪師
報恩宗松禪師
西方岫禪師
大乘曉禪師
仗錫懷秀禪師
白衣宗朴禪師
水陸瑞雲禪師

已上六十人無錄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二人
惠因懷祥禪師
惠因義寧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南華寶緣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佛陀崇欽禪師
延祥法迎禪師
舜峯惠寶禪師
已上六人見錄
合六
甘露自緣禪師
永泰宗寶禪師
雙峯法崇禪師
寶林海月禪師
羅漢清顯禪師
清銓智靜禪師
翁山文白禪師
延壽法年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雲蓋繼鵬禪師法嗣四人
報恩譚禪師
見錄
法輪真禪師

白霞安禪師

臨卽復首座已上三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二人

圓通居訥禪師見錄

延慶法珠禪師無錄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青杜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

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

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怱怱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趨囑曰代我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策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今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

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
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
和尚教某何為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
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
曰待有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
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
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
上堂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
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
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臾音世
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提為唱若能如
是猶在半途若更疑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

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券
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
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
傳為甚麼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唱曰達者
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
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鄖陽春曰恁
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
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
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
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
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洪

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
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
緘口退却是報皇恩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
待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
闇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
塔于寺北三峯菴

金六

五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
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
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
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
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
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

自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况怱怱有何所益
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
道大家商量僧問婆竭出海乾坤震觀面相
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
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
提鵠君不信觸髅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义
手當臂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
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
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
前師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
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耍大事辦識

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竊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鄧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為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山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栗細如冰雪李相公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拍庭

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間滿大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拍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益州人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十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

合六

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界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巍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

人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烟生

襄州白馬蹄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着問如何闍梨之門師曰莫開莫開

鄧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冢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厯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簾布直撥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措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

舍六

七

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盡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為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

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
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
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來攔我毬門路
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卧
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
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
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乳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
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
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充多吉
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
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
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
善禁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
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
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
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
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
覺曰汝行脚費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

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

合六

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

金鍾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

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是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見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拳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叅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

合六

九

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撈折驪龍角才問郊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寤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趙州稱心省倧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

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拚汝腰且道衲僧援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

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彌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合六

十

嶽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舍裏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

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間
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
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
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聾曰這裏容
和尚不得

脩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
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
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
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
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
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

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
州勘破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
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
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
這婆子圈積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
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

合六

十一

也公大笑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僧問道無橫徑立者皆
危如何是道師曰日耀祥光澹僧云意旨如
何師曰風搖瑞色濃僧禮拜師曰猶欠一著
問撥塵見佛即不問寶鑑揮空事若何師曰
脚下看僧云脚下且置向上事又且如何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曰天晴日出兩下雲興問樵無說當說何明
師曰水中盞味色裏膠青僧云便恁麼時如
何師曰三十年後師乃曰衣中至寶何假披
沙各自持來復將何用交光牙入不隱不彰
達磨九年不敢動著恐屈兒孫報本不惜眉
毛普示大衆拈起拄杖大衆擬議一時打散
又上堂曰大無方小無所半合半開未可相
許嶺梅初折衆花榮微雨微晴春力普春力
普到頭莫問曹溪祖又曰法無有爾理見非
常至道無方剎塵應物直得風行草偃響順
聲和無纖芥可齊見卓牌關市要得不傷和
氣閑與露柱商量苟能自契點頭莫謂山僧

多口

真州長蘆祖印智福禪師江州人夏文莊之
系族也出家圓具遂參雪竇頌明祖意道行
才智灑然超邁出世長蘆僧問如何是教外
別傳一句師曰問不著僧云為什麼問不著
師曰白雲千萬里僧云學人退身三步師曰
更待何時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滋僧
云出後如何師曰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
不為臆兒而發僧云豈無方便師曰靜處薩
婆訶師乃曰問在答處答在問宗一任諸人
點頭忽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宗又且作
麼生摸索乃展手曰無遺絲髮一時分付請

諸人各各子細觀瞻儻一念回光千聖共徹
不歷僧祇豈勞脩證截生死海踞祖佛位便
乃高超三界永出四流萬德圓明十方獨步
可不同酬佛恩共顯王化

筠州洞山慧圓禪師叅雪竇得旨年甚少聲
名籍甚後依開先暹禪師法席會洞山闕人

合六

十二

暹舉之以應筠人之請遂出世說法僧問遠
離廬鼻將屆新豐不涉程途請師便道師曰
山僧今日倦僧云善知識方便在什麼處師
曰瞎僧便喝師曰猶未省在乃曰學非稽古
道愧當時俛仰無門乃隨衆意古人道無事
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祇如老僧與

諸人從廬鼻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
間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如今箇箇高挂鉢囊
閣却拄杖更有什麼事可會然雖如是若不
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時黃龍南禪師住黃檗
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默無所言但焚香
相對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師起曰夜深
恐妨和尚偃息即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偶問
永首座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云不識止
聞其名久之問云和尚此回見之如何南云
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
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云疑殺天下人
真州六合香積菰禪師僧問四山相逼則不

問六合門開事若何師曰七通八達僧云恁麼則妙用縱橫師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問如何是坐禪僧師曰萬事掄無能僧云如何是入定僧師曰四海本澄澄僧云如何是行道僧師曰六合勢騰騰僧云如何是應供僧師曰三輪等性空師上堂曰菩提之道不可圖

合六

士三

度萬法本空寧有真假無為為宗無相為本量包沙界德洽乾坤或演一乘或垂三句或今悟本悲使返源究竟之中必無是事了得本心心了了山河大地亦閑閑又曰本有之心絲毫不隔因茲錯念遂致邪非垢盡遇人便明已見作麼生是已見良久曰四海洪波

靜一輪天地秋

温州平陽寶慶子環禪師僧問大施門開請師一決師曰風行草偃僧云一句截流又作麼生師曰水到渠成僧云華蓋山上雲慎江江裏水師曰卽中在此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清風來不盡僧云磨後如何師曰明月照重城僧云太守臨筵請師一照師曰是何面目僧云三十年後師曰賺殺人拈拄杖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卽且致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不出門知天下事若道不得拄杖子笑你擊禪牀一下

越州天衣在和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人將語試水將杖探
僧云廓周沙界師曰一夜梅開盡百花猶未
知

越州稱心守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道
什麼云如何是法師曰道什麼云如何是僧
師曰道什麼云謝師重重相為師曰道什麼

漢陽軍鳳棲仲卿禪師僧問古佛出世為一
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師張口吐舌
僧云祇這箇別更有在師曰朝三千暮八百
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是一物師
曰苦哉佛陀耶僧云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
師曰弄精魂漢僧云何必如此師曰諱人道

著乃曰道無前後達者由人雖然根性利鈍
差殊究竟元無有異所以三乘教法接引迷
徒執相滯名卒難造久是故過去諸佛於此
涅槃現在諸佛於此成道未來諸佛於此脩
行不見達磨大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
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拄杖曰會麼

合六

古

彼一時此一時嵩山果熟也一任諸人採摘
卓拄杖一下又曰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
落落十方眾廟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
錯萬錯喝一喝下坐

温州鴈蕩靈巖寺德初禪師僧問大衆臨筵
如何舉唱師曰謝塘青草年年長歐浦潮來

日日新僧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且莫錯認問棒喝齊收請師相見師曰老僧不如汝僧云專為流通師曰堪作什麼問心生種種法生如何是種種法生師曰我與汝葛藤僧云今日已見於師矣師曰且喜勿交涉僧禮拜師曰孤負殺人師乃曰問得須彌岌岌海水騰波祖道門中未有少分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融何須特地人人踞妙高峯頂箇箇徹諸法根源不假慈氏樓閣今日一時明取還明得也無著也明得故號丈夫不孤千聖深恩亦答國王至化珍重

潭州龍興智傳禪師僧問久處湖湘擬伸一

問師還答否師曰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唱師曰一陣雨一陣涼僧禮拜師曰有頭無尾師於治平中示寂平生行住坐卧之處悉誦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舍利日生有於真前至誠求者隨念示應

信陽軍乾明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合六

十五

嗣阿誰師曰片雲生海嶠一鴈過寒空僧云與麼則雪竇嫡子也師曰一嶺英英六花皎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清風生碧落僧云意如何師曰明月映長江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曰但向已求僧云學人不會師曰莫從他覓問如何是日用道師曰一箭到西

天僧云到後如何師曰周遍法界
鼎州乾明知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
何師曰撐天拄地出水後如何師曰填溝塞
壑乃曰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火動烟生雲擎
雨色覲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
百

南嶽雲峯元菴首座李林宗居士問意欲出
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師曰作麼生是
出塵居士惘然師曰還會麼居士忽然省
悟有頌云心鏡從來瑩洪河本自深祇因師
問後沙石化為金師曰正趣地獄居士曰人
我無相胡為地獄師曰汝今何在居士云見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今對荅師曰祇此是黃金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



杭州惠因祥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天圓地方僧云端的請師一言師
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乃曰南山高北山低
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

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
什麼

臨安府惠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
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而來意波斯上船船

合六

十六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韶州佛陀山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直截爲人一句師打一拂子曰會麼僧云不會師曰逢人莫錯舉

韶州延祥法迎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拄杖子見後如何師便打云今日親見和尚師曰再犯不容

韶州舜峯慧寶禪師僧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嶮云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喪云如何即是師曰蘇嚕蘇嚕
雲蓋山繼鵬禪師法嗣

越州諸暨鍾山報恩禪師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昨月初三今日初四僧云此猶是揀擇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問一問一答猶落達化門連未審第一義中如何舉唱師曰簷前雨滴雪消長空僧云若然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師曰

作家禪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却是你瞞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隻履已歸葱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師曰鼻孔大頭向下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

合六

十七

則是師曰欲窮千里更上一層樓乃曰法身無像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底道理拈拄杖示衆曰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驅覩井如井覩驅得之者運

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何處來擊香臺一下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祖印居訥禪師梓州中江蹇氏之子初生有神光滿室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僧元昉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公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公然疏鈔稱滴水

莫敵巨海師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
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師於是
出蜀放浪荆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
州洞山榮座下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
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
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
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為即煩惱自然枯
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
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
愈深不能至諸佛智頂師即豁然有省嘆曰
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云曠劫無明今日
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遊廬山道價日增南

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又住
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
因禪院以目疾堅辭不赴舉本院書記懷璉
自代於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
賜璉號大覺禪師賜師號祖印禪師住持二
十年移住四祖開先兩剎師臨衆嚴嚴不妄
言笑常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
者每視以候鷄鳴其精進如此既老退居寶
積巖時江州牧劉公述每造師問道一日忽
辭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劉公率縵俗送往
茶毘火鉢中白氣上貫太陽大眾驚仰歐陽
文忠公貶異教者獨尊敬師每問南來士人

十八末

曾見訥禪師否又與老蘇明允遊相好云

續傳燈錄卷第六

勸

食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